天啓滇志

滇志卷之十九

藝文志第十一

記類

汎舟昆池池歷太華諸峯記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子中原而春山茶尤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外則稱太華蘭若焉余時隨監郡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道出碧鷄關去會城三十里而遥蓋跂指之矣乃問途爲太華之遊循關右箐斗折而南五里至高嶢舊有楊太史用修海莊已廢又一里許適有高臺曲池層樓疊榭前用五色杜鵑棚之顯構方新也至此遂俯昆明

池余視步無餘皇乃買漁舟一葉令騶人蹄跋皐陸
獨挾一二黄頭郎汎焉池一望五百里谿西南隅俗
號滇海滇去海遠水傾畝卽稱海下高嶢輕洲淺渚
蒲蒿颯沓長過人又稱草海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
以千數往來縈罣麗而漠余蕩槳其中不復知非山
陰衢上也草窮且桂帆出水海水下及余東海一沂
澳而風力差足畏滇中鎭日滅西南風春風較在掠
余飄墮水中乃回棹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桓上
數里及太華山門益宮琳宇熒煌金碧倚山隆起擬
千紫霄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下黔寧祠
覽其世像出文陛前雨墀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

明飛丹初茵列繡如幄卷銳生其下神僾僾後王蕤入石家鷄步障也廊右繞出縹緲樓觀海危墻一粟水勢黏天頫似一碧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其東倒影半侵已素月復流光于上山影爲藻荇纏之更勝也是夕宿僧榻漏下月色入户宿鳥驚棲聒人耳絫旅思轉深矣質明緑碕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室廬嵌空一一如壘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丘而名稍進之一邨落居河之康湨者織宿楚以家傍置宿署焉寺尚數千步絶壁上仰視之如欲墮者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問南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鷄碣摩碣乃之南庵立亭香字成嶄岩薈靈之承以

摇臺趾半懸外北入南出過二十剎廟後問一亭臺廟爲雷神爲龍伯爲大士爲玉虚師相雜以釋道亭為迴瀾爲望海文有趙羽士之塔文殊之岩咸傍海岸時雨驚濤拍空飛沫亦濺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級而上過朝天橋謁老君廟入眞武宮最上升玉皇閣如鵲巢燕寢懸度飄搖雷祠龍井跆籍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踈朗北幽峭南庵横截山麓而過金鋪綠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摶扶摇以上層層各十丈轉山椒斗大崖則想一字爲人側身而度鳥道爾然北庵雖高偉見草海白蘋紅蓼楚楚有致若南庵面東南水海亂帆雪浪日月出沒其中故大觀也下山

逕令棹蘆舟以迷稍具舲艇欲放中流以丞爾尚賴復穿荻浦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覲西山頂上丹壑之麗適當學貽道得意筆也時水淺舟膠不及過者花村舟行滇中惟金瀾二江橫絡其他多積窪成海如洱海通海楊林海是不一海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囊腹廣而頸隘且逆向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鑿池以象之至劫灰出于人世麻姑云東海復揚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池者不知幾更結灰矣

遊安寧溫泉記　　張佳胤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較士安寧畢將欲觀湯

池先遣丁力挐舟螳螂川厥明還鹽井觀丞鹽官令竈丁以皮囊汲鹵水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寧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畢屛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十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喜舟子報郡吏馳騎率鼓吹追余亟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插東北隅兩峯如削凹其中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晟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有異術除妖坎山卽此又北行五里還石涼渡故郡人楊少師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文具集中一時名家則李長沙東陽陸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土公引水溉田堰壩鱗

次舟過若洪呂梁水車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灑
空中又北行五里水回折作曲瓠形螳螂川多直北
流至此迴遠平里許過龍山下山川變態松石參差
最為佳境東岸一帶巖石陰砑上鐫漕溪夜月四字
稍下紅石削起鐫赤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慎題也
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扃太
似雕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艤舟登其亭飯罷觀溫
池而浴之池水皓潔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甃甓
中二石光膩勝玉碧色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祀亦有
溫泉顧祠全廢矣浴罷風乎亭上一峯對峙命觴相
矚覺兩腋間習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渝夾諸泉

類多識氣遂以鼻楊太史品兹泉為海内第一湯似
非溢美時日丑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
子午卯酉之候亟淩而西登陸陟其所古木參雲水
自竇中出盈盈滿潤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
三潮余乃回者子夜故不及見爾余曾觀泉華清宫
下水出左右二竅應朔望不爽自是造化氣數兹泉
無足異者又披荆榛南陟一里至漕溪寺寺在龍山
之麓土人一名葱山草逕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絶
郡志云高八百丈周遭七十里誕矣寺殿因山層構
中有楊太史碑文不減王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
宇閎麗佛像莊嚴前行十弓許一樓顯廠右植木蓮

花樹青葱可玩頫視螳川青蓮如帶稍東一團鑿山
石作几形桃李薔薇并架繁雜道上縣麴蘖數石余
呼僧笑曰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
遁林好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觴出寺右一泉淲淲
鳴亂莽間循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門
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石其中逢逢成響七八
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乃水源處有
二穴穴口多小魚山樹蓊菁如蓋坐樹下飲水甘之
類職并時如波文可愛指顧太華叢聚遠近奇峯錯
列杖爲下問之類皆袁名甚辱茲山也踰東南下山
復登舟逆水行夕陽既下萬峯盡紫西望虎丘山寺

與太極諸山碁布相屬後繫舟登岸里許至寺樣帶螳螂枕藉虎丘信一靈境前殿牓曰妙果禪院殿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爲唐殿余觀記多元制也出山門南望鄉中烟樹萬象蒼藹如畫遂從陸歸時列炬在門矣返署中追憶斯遊操舟適流左右山色應接不暇濯足振衣登高睇遠而梵宮鐘聲洞口松濤所至奇出冷入忘歸惜哉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於煙火空翠之間茲遊蓋萬里奇縱也遂秉燭記之

大理行記

元郭松年

中慶距大理城西顛里有千歷府治六曰威楚州四

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崖皆三
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
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勢迴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
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鑑面故舊
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
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為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
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波州亦名清
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為不及爾甸
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逹于雲南之楚湖西官
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
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崖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畧

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湊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岩嶄絕其色如堊故曰白崖赤水江面環曲折經于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為武侯所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瞼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之勢川澤平曠故蒙氏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漑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脩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禱有徵州人

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徧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登其地空而不毗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衆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為梁長不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紅霓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横搘號石馬橋為衝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鬭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八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之所築也西阸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

存入關未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黯蒼之奔衛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渚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國中有碌里夷語以坡陀為和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讒搆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於吐蕃受鍾王刻石記功明乃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德化頌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郎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里名陽苴咩城亦名紫城城方圍四五里即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鍾十四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

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阨龍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
關於趙瞼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
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良可嘆哉此非在德
不在險之明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間五姓守固
值唐宋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與北有大
敵不暇遠略相與世傳往來通與中國故其居室樓
觀言語書數以致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
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于漢自
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
北百有餘里峯巒岩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
河賓海泉源噴湧水鏡澄澈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

洸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派爲一
十八溪懸瀑飛瀑瀉谿群峯之間雷洞砰轟烟霞晻
靄珠利布散縈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郡
渟滀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
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皐之奇浩蕩汪洋
煙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
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
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
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
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岳中峯
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餘

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韶徽義所
造塔成韶義乃去中峯之南有王局寺又西南有上
山寺凡諸寺宇皆有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
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
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而得道者戒行精嚴日
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煙靜
境花木禪房水濊濊循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
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遊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
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遊點蒼山記

何鏜

自余從事四方則知點蒼為南中勝景然去中州萬

里而遥海内士人所希覯故載記亦鈌畧嘗擬一至其地以償鴛任乙丑夏杪報轉滇藩丙寅中夏始就道開關五溪貴竹之境攀履巉岏險阻及中秋始至滇陽故為黙蒼遊也于時有武事又往來蠻箐者四五越月而歲之暮矣乃余轄諸銀塲而銀塲諸硐半在迤西遂以督課行部臘後始發浹旬至洱海與兵憲楊公遊青華洞別有記自青華洞而西踰定西嶺盤歷迴磴望趙州平原過飛來寺見西連大山積翠屏矗高出雲表山際白雲英英覆冒不散北來一水如耳如玦環滙山前即漢以來所稱葉榆水今名洱海云過龍尾關西上支經轉過巖居人家可里許為

龍泉書院在風洞之下院左為龍泉寺泉從山半奔出濯萍前有混混亭小憩下山行三十里至山神峯桃溪之下入郡城莅事而分巡蕭君已先至是日酌于蕭署後樓樓扁坐游倚窻對山峯隹嵬如巨靈擁聳東偏見洱水浩蕩盡于蒼山始識面目明日蕭又速遊崇聖寺出北門里許西上禪院直觀音峯下有三浮屠參差入雲漢中者高三百尺其二差小洛錯觀祠前古杉青蒼奇秀數百年物也穿祠右上登問作亭又登老君庵見山南林木佳茂問為王氏靜修所遂合諸賓度小澗入坐佛堂賞玩前墀山茶花鮮紅大如盤可愛乃小飲于前閣閣外檬林蕭蕭羅列

可手撫弄頃之下宴于海宇清平臺秉燭行酒望城
門燈火以歸又物外勝覽也閑識之六日雲川高公
戒游天臺寺寺在龍泉峯下從一路寺西上可三里
見松栢叢茂爲高氏樂丘左上一佛宇亦高所新餙
入武侯祠修謁既出階右轉達畫卦臺舊傳武侯征
南中顧蒼洱奇麗停車于此數月嘗見玉局峯下五
雲縹緲雙鳳從空飛集乃躡蹤行荊榛中得梓𥫗
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其中築畫卦臺以祭天今臺
上有三皇祠外小浮屠環列如八卦方位又名祭天
臺遂宴于前佛宮北院院後有迎春花棚高丈餘𦊆
遭可五十武花幹大可合圍亦百年物翌日中谿公

與酌于無爲寺蓐午輿過三谿穿松逕西北行過二
村落上登里許渡㵎水轉上半里見雪峯矗峙如屏
是爲蘭峯點蒼之第十二峯下有白石溪寺中故有
沐南王記游玉磬碑燬于火山左有礱經坡又有翠
虛臺萬松欝欝生殿中小飲出至前院後西向雪峯
引酌移特下入崇聖寺東燭行矣蹤翠微堂右轉曲
徑過二三層院上攀雨花臺觀海鶴亭尋松雪深處
乃夜不見雪郎松下布席而桃花夾谿間咸以松雪
桃枯詩句爲令以所值飲酒又上五嶽樓談酌至夜
分而下前諸景皆中谿營値以樓隱者向與蕭游宴
不知佳勝迸在籬壁間及今游且徂暮夜豈勝地不

不可得盡探耶天闢點蒼山巔有龍湫名高河周遭石甃水澄碧無底湫旁四周有五色杜鵑樹皆大合抱花時如錦城每葉落入水輒有鳥銜去號羅欲往觀焉而土人謂無路可攀又連日大風震蕩殊爲悞歎豈登游因別有時抑有數耶又是日赴茈城趙公游約循蒼山門城内北轉是爲桂香書院桃花艷發徑側流水自觀音峯梅溪入城循徑入亭前石欄中爲曲池欄中石甃方壇壇中爲曲折向旋水道水行其中隨流散出浮杯爲樂前爲石臺可立望洱水及郭外川原故偉觀也北行穿竹徑游芸道院轉入書院讀李公撰肇建碑記故知前池乃李別圃因臬使

郭公營創觀游之所損成葉以襄美觀即林木修茂若數十歲經植者與衆樂樂李亦達人也哉五日辛酉余南癸高太僕陽川楊參軍春江設餞郭外後至龍關訪雪屏趙中丞遂取道關南循洱海往觀天生橋甫及石門關而趙公携壺榼亦至接武出石關如行成皐虎牢岧嶢巉壁可百餘武名一線天為洱水故道石林古色可吹洞蕭亦險阨也出關行山麓四五十武回眺石橋穹窿如鑿下斷上連絕壁深塹直洱海之尾閭又入關口張坐小酌乃緣齒石躡荊榛臨橋口依梁石而過是在兩山輻湊處中空丈餘水從空中出而兩崖石各上特出丈許其微不相及處有

一巨石覆掩非神力不可致憑虛凌空可度一人誠然哉天生之也過梅攀鳥道數十武達橡備孔道足爲石橋東崖磨南行里許尋所謂不落梅者乃濟水出橋外石崖懸瀉數十尺衝激亂石濺沫上起如梅花四時皆然故爲不落梅從者謂夏秋水盛時特奇亦天壤奇觀也觀罷與趙公先後至德勝驛于黙蒼山遊覽爲一周耳

遊鷄足山記　　謝東山

予少時則聞滇中有金馬碧鷄鷄足諸名山爲西南壯觀金馬碧鷄乃漢人之所望祭而鷄足則釋迦佛大弟子迦葉之所藏修也然金馬在昆明池上凡至

滇者近得之指顧間惟鷄足僻在一隅非有事迤西
不得游又山距大理百餘里非甚閟暇亦不得往予
始至滇中適有
詔催徵取礦甚急于是履任甫閱月即行部迤西及
予至大理而故人户部主政野庭羅君亦自姚安至
居数日野庭笑謂予曰待公相携爲鷄足遊久矣敢
請卜日以行予曰諾且約憲副東川張君同往東川
以足疾辭而予猶有詩戲促之已而問左右所從往
曰繇海則徑遊陸則迂予曰登山而不觀海非勝游
也乃命有司戒舟楫十月十六日偕野庭早發出郭
廿里至海神祠祠前有閣曰浩然指揮某具食閣上

惟時天風拂拂高浪洶湧拍提一小舟搖曳浪間低
昂數尺許令人股慄移時風止水波頓息萬頃澄渟
頃刻變異如此若有司之者人固莫能測也乃揖野
庭登舟舟頗巨而朴堅絲縵蒲汎皆具旌旗鼓吹各
一舟從者行厨各一舟翼巨舟而行少焉海氣上騰
旭日東升霞綺練光絢爛奪目昔人泛海詩云茲遊
奇絶冠平生今日近之矣野庭因問洱海所錄名予
曰因水形如月抱珥故名宋人云闌道洱江空抱珥
是誤以洱海為洱河江也舟行約二十里抵東岸地
名鶴擺居民數百家登岸行二里許日將夕乃止一
官舍明日發鶴擺山行二十餘里至下倉两崖對峙

石勢穹窿如欲墮狀傍有小澗藤蔓覆之惟聞水聲潺潺行一里許路險且峽舍輿而馬舍馬而步稍平乃坐輿道傍多矮屋跨澗上者則水碓也又數上步夾澗皆平田循澗行一里有村人家夾道居如市廛又行二十餘里至白接橋又三里至白石崖崖畔有庵曰白石又二里至洗心橋又一里至沙址村時已薄暮又二里入山前後持炬火穿林薄間予瞌頓輿中忽聞水聲從空中瀉下如轂雷鳴問左右曰此瀑布泉也嘆息不及白日着玩以爲恨已而復瞌頓如前然則土人所稱此中磴盤者九灣轉者十八半從夢中度矣醒後過白水庵又一里至石鍾寺乃止宿

焉明日寺僧曰東下二里許有大龍潭每潭中龍吟
必有老僧入滅者予與野庭步往觀之潭在巖前幅
幀百餘武步潭邊淺草茸茸水手布草間僅寸許彷彿
若荇田予試蹴之浮浮欲陷下僧急止予曰昔有道
人見潭畔有異草前往取之急水湧高數尺道人幾
不免予曰是真有物潛伏不可犯耶行二里至龍華
寺夾道皆古木木杪有絲飄肅下垂如綠髮長數尺
許土人謂之樹衣登山者多取而佩之又三里至雲
海庵又一里至龍祥寺又二里至海會庵又一里至
玉皇閣州吏具午飯閣下飯畢行又五里至迦葉殿
土人及寺僧皆稱袈裟殿以其聲相近而訛也殿西

數十步有盤陀石上可坐十數人東有楊眞人洞洞
在巖畔陡絕不可至出殿後東行一里許穿深谷而
上緣澗步委蛇行二三里凡數憇而後至攬辛庵又二
里至銅佛殿殿乃近歲所增修莊嚴甚麗予與野庭
共飯罷歸擬宿殿前之東龕野庭擬宿殿後之觀音
閣相去二三矢許特夜未瞑乃同步殿西之高堂憑欄
送目指點西巖幽絕處已乃登觀音閣視野庭上所
優踞閣前虎石俯瞰懸崖嘯吟久之而散明日出殿
後一里許為猢猻梯石甚齟齬傴僂視石罅落手接
足始得進步如此二三里至普光殿則山之絕頂也
絕頂有塔四望見是山之形前出三支後出一支誠

若鷄足靈鷲遥望點蒼隱約與是山高等而點蒼
實高蓋被積雪而此無之是其證也西北望見一山
純白色狀如屏風高際天橫亘數十里予指謂僧曰
此豈非雪山耶禮曰此山去此將千里在麗江境內
山純石而石色純白非雪山也然攷古滇志麗江西
北有玉龍山一名雪山雪貫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
之若在咫尺與松潘諸山相接豈予所謂雪山者固
是而僧未之知耶還下土主殿一僧洛陽人留食所
具饅頭雞葼松仁蒸栗皆佳品予謂野庭曰此笋蒲
饌也共飽啖行遵山之後趾行二里至虎跳洞又一
里至舍身崖又一里蹊西崖穿石峽而下巖畔有仙

公洒棋拜至十三子亦具峽徑多流石壓落擁足下
步欹側不能自持又一里至禮佛臺至此上下皆絕
壁橫通寸徑予與野庭各手一節杖側足而行下臨
太壑紆徐才數里曰桃花菁望之若平蕪又一里許
至漕溪庵惟老屋二間三僧居之中有佛像右禪榻
在爐竈旁與野庭趺坐榻上一僧取漕溪水煮茶一
僧至榻畔說因緣茶罷行一里至八功德水又一里
至華首門則迦葉安禪處也蓋石壁深入丈餘高十
餘丈廣如高之數又其上石出二丈許如飛簷故謂
之門正中有佛像左有磨崖字刻二處遠不可辨問
之乃若玉溪王阜峯二公所留題云又一矢許還至

銅佛殿直東至皇閣乃折而西行十餘里至三角坊
桃花溪有蓮跡足右趾而行又廿里至傳衣寺釋氏
書稱釋迦佛亦自拈起一花示迦葉迦葉微笑遂授
以正法眼藏而并傳袈裟使傳焉此寺之所繇名也又
廿里至檀圓寺視他寺為宏麗又三十里至賓川
至則天雨如注移時乃止野庭笑謂予曰此雨可謂
知特矣假令當前二日寧不敗興耶予笑曰昔衡雲
開海市見韓蘇二子遂侈其說以誇人以今觀之汎
海而颶作息出山而雨始來事固有偶然者不足為
異然明日至不關又明日至大理予惟昔釋迦佛生
周昭王世迦葉為大弟子是時滇中爲西域之境

未與中國通也故迦葉得占鷄足為道場及二十八傳而至達磨持迦葉所傳衣鉢入中國又傳至于盧能則唐之中葉也而其時南詔尚建號稱王與中國抗天下雖知有鷄足之名然以險隔之故騰欲遊而不可得方今華夷一統南詔為衣冠文物之區

國家財賦之府四方遊鷄足者踵接而至吾輩守官于此令行禁止事少掣肘之患而身無鞅掌之勞又得暇日相與振衣躡屐窮極幽邃之境斯不亦大幸耶是遊也野庭在山中已屢促予記及還大理中谿亦以為言予諾之而因循累月未就也今歲五月東巡曲靖臥病經旬病起無事乃取山中所創記次第

書之諸不在劇記者多出於記憶不無挂漏錯迕今將録一紙先寄中谿爲正俟改定之後録寄野庭庶幾不忘一時同遊之好云爾

遊鷄足山記

葉榆水東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見一山聳出平頂南向餘三方各有山一枝蓋一頂而三足故名鷄足繇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繇洗心橋以路迂也福緣一名接待繇此上傳衣寺謂此山乃佛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補位山頂故有迦葉石門洞天因以傳衣名寺此寺世有高僧天機創于前海慧葺于後故鉅麗不衰也先居與僧徹空建庵

名淨雲院院傍庵所結構皆清幽觀玩久之就宿與
精僧刻空夜話覺從游者衆有妨靜賞屏去大半繇
傳禾西南經萬松庵少憩西至華嚴寺主僧真圓有
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所不及也與談久之繇此北
行里許至龍祥寺又西南行直趨放光寺約四里皆
繇岡脊行澗谷幽深岩壁在望途人指云此路甚有
眼界如繇古路則低陷無此景物矣乃知此有二路
貴在人擇取耳至放光寺爲常年放光之地上直迦
葉石門以風水向背言之此爲胸臆之穴餘諸庵院
皆在山之肩臂矣舊爲灌莽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塔
吳階州懋來游從大頂下瞰見之因謀于山僧圓惺

以田金與之閱十年乃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重遠矣余三度來游皆在冬春不見光相此來正當六月詣嚴殿致禱俄頃見兜羅錦雲緬平一白宛如玉地有大圓光倚立玉地之上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凝觀者各見自身現于鏡中毛髮可数舉手動足影亦如之衆人同止唯見己身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如大虹霓然虹霓半缺不圓此光圓瑩如水晶映物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乃收同游有老者云昨見平雲上現二銀

船檣桅皆具往來江村沙浦之中如人棹之但不見
人然則光怪非一狀也寺西北六十里有化麓等七
寺皆大梵刹游人罕至余昔歲曾游今彷彿在目不
能在往遂登袈裟殿此殿有伽藍神甚靈余初年來
游只單騎入山僧多不識是夜此殿鍾不扣自鳴三
聲僧起視之重門皆閉不見人謂其徒曰土主報鍾
必有異也曙光初昇余至寺門僧迎見顧其徒曰鍾
鳴以此也余詢之言然殿北巖龕爲楊黼仙人修行
處又西上兜率庵爲行僧萊關主所建集僧煉魔今
道月居之下失其舊庵北石下出洌泉上下諸庵皆
賴之以食又上銕瓦殿主僧圖成所建殿後有袈裟

石青石白勳如衆裘之制高禮圖清阜庵于其側余甦生至亟卧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然蓋雖無雞漏然四望沉黑東方未白之時已見紅光如火燄假寐有頃乃見紅日徑丈許躍然而起須臾即漸減小矣此與衡岳日觀峯相似淩晨脫鞾著屐上猢猻梯手攀足躋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每逼手膝嘗點胸後人之悁嘗髑前人之屨然有忻快而無勞苦也梯盡處有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風歇可以四望過此則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荊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山川皆在足下即未登仙亦足豪矣既至大頂晉光殿見吾

作精好大恆於懷俯仰今昨追惟存歿昔時玉溪石大參簡卓峯王僉憲惟賢高泉謝大參東山野庭羅部使瑤賓巖何大參鏜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其補作之余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日恢宏至此恨歿者長徃存者不在見矣江山千古登眺須臾勝蹟既留音容在目因鐫石以記之出殿而西行於剛風灝氣之中歷虎跳澗仙碁石過一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臨千仞可坐不可立余正德間嘗築室讀書今故屋在焉回思徃事宛如昨日入已衰頹尚能此住耶辭僧下臺至曹溪水水上有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令人有飄然遠舉之

想又東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處留此聖泉理或然也東行有石竅古老云異人以呪術扠蛇在中故此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即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俗呼華首門擘之訛也高下有二門皆彷彿城門之狀以余觀之若碩然一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訶門訇然中開入已復閉其語雖若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境肉眼不識也嘉靖間有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見殿宇金碧門上各有金字對聯唯正殿有金鎖不開右

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厨設供謂僧曰汝勿去得手僧曰吾有願欲遊名山尚未得任也言已而寐猶記對聯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昔遊匡廬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白竹林寺廊下有看經僧庭中有幡竿歷歷如白晝移時乃面石壁一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迦葉門岩半有金雞泉僅容一盌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嘗有僧貼壁結樓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是金鷄泉爾不宜見擾明日而樓災遂不復構余與客藉草坐茶罷遂尋舊路而至玉皇閣一名聖峯寺寺僧天心有禪味遂過

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光寺千佛閣頂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旁庵院才餘所因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鍾寺乃一山總會處寺東稍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盞盂寺盞盂北行里許為五華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武為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北三十里有二洞皆名迦葉洞前在山麓六月去冷作會一在山腰草木蒙蔽非土人指似不得其處崖洞各深百餘步奇石萬狀雕鏤妙如人為者余昔遊四方凡有洞必不遠百十里皆造焉觀于此洞則余昔所見皆不足言矣至此為鄧川界遂錄此趨上關而回路入云初入山錄河子孔以述一路至石洞

林樾雄深正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
余倦不能往假我數年更卜重遊耳

遊雞足山記　　王士性

雞足山峙賓川境內山面南卓立萬山迭坐前紓亘
距後伸一支若雞足然者佛弟子迦葉奉金縷衣入
定待彌勒處也四周多童岡荒阜不近蒼蔚獨是山
松杉鬱盤雲霞所留且饒多花錦卉祇園寶刹都房
靜室云論志廣狹無所不潔清修庭除良亦婆娑淨
土云余以行部瀾滄渡金沙江緣山百里繇東南文
入始入為石鐘寺寺東數百步有黑龍潭水涓涓從
葑田中流出始寺僧請謁鼓吹適怨雨風立辦余姑

試之故余傳騶撞鉦撼山谷竟白日爲卽世俗之神其謠者頗若還右鍾西爲西竺庵西竺後爲龍華寺寺與庵咸有傑閣輦起龍華後爲大覺則長安僧無心所開山也無心送

慈宮大藏至遂留錫茲山過大覺則行穿萬松松稍踰白影作態陰狀可人又二里爲寂光寺經稱佛居常寂光土故以名寺西百步爲水月庵斗室三楹僧用周坐圜中始泥門半月余倚爨牖擊磬聲起而問之曰用卽周三界不用寘何處試問你坐關亦還關坐你遂去而之聖峯寺與無心結趺跏論宗門旨分禪榻宿焉晨起無心請轉關中語余乃自爲答曰竟

無關生我我亦無關生要用即不是不用仍這箇騎
驢去覓驢覓着無處騎錄聖峯上即走出中支攀迦
葉殿謁尊者像山自此純石疊綴輿者行磵道中步
步喘息前後人膺趾遞相承以上過兜率庵衆谿石
而後至銅佛殿殿西出側逕可手達華首門東乃走
險上猢猻梯余稚習險竟從梯上梯無路憧憧崖石
礌垂俏深箐絕處架木梲長一丈接之猶非梯也梯
乃石齒齮齕其苙上出廉利併劍戟承足石苙内窩
其半半踵懸外惟瞰深箐故可上而不可下上亦掌
撓蘇縮而升里許方至土主廟則山之巔也入廟西
北指雲間見麗江雪山余從峨眉望大雪山在印度

萬餘里然也日剎雪光猶彷彿土余衣袂此去麗水
不千里冇黯無色或云此白石積成意迤之西指則
點蒼十九峯雄據不肯為鷄足下洱海蕩潏其前東
南巒麓參差如風中濤感在杖抵偉哉觀乎亦足雄
南中遊矣循後趾則舍利塔倚廟背迅雷而擊圮之
宣帝釋勅天丁取舍利去耶北一里為文殊閣又二
里經束身峽流石投足拄杖不能留過石碁盤至伏
虎澗又半里上禮佛臺下出一洞風嗚嗚閴噲射入
寒甚捨之去乃東跨偪仄三里而度曹溪曹溪亦稱
曹溪也水紺碧一泓日供僧可三十餘衆又東二里
嘗入功德水迦葉卓錫處也又東三里而謁華首門

門踞山半石規十丈如半月而簷外飛去迎葉入此安禪余與無心屈指龍華尚餘八百八十萬年因題石上云昔記曹溪鉢朝傳夕棄命如絲若爲雞足衣獨守空山八萬期爲報佛恩傳佛印法以明心衣示信誰解三生同一瓣趙州大棒提在手虛空粉碎君知否秉鉢留衣總何有還入銅佛殿而下十里轉西南支入華嚴寺僧月輪方升座轉法華余問爾天上月手水中月手指頭月手月輪云人心不比月比月有圓缺余頌之然余謂法華故如來最後授記作佛心印卽聲聞入不得聞衣若一翻小止觀今得各持攤柄以入復偈謂之曰諦視指頭月讀持法華說饒

是婆心切應剃鳩摩舌逐五里下圓信庵宿八角亭中用周乃以偈來答余亦頷之月輪又追至庵與譚龍華事竟夕次日復下接待寺慶洗心橋而抵賓川自華嚴下山松陰空翠掩雲日者又十餘里軼大覺路輿行其下不覺神思之欲飛也山中寺皆前樓後閣龍像殫中僧廬左右列其僧雖未稱了事亦皆持齋苦行不犯戒律前所稱三僧又其首出者云或云迦葉足雞足山在西域此山似之故說者昔以標勝則余所不敢知余之遊以辛卯臘望後三日

遊雞足山記　馮時可

庚寅錄大覺寺右過萬松深處經寂光首傳二寺可

五里至聖峯寺僧寮弘廓飛甍相屬殿後有閣三重
祀天神一名玉皇閣雖足諸山非怪特崛起則欝葱
相蔽而至此忽廠平坡如砥如矢目界開朗蓋在諸
山中段高者遠處不能凌逼而卑者皆若拱揖飛舞
來就吾衿裾也繇寺右至彌勒院又三里餘皆度深
林蔭欝埋藏蒸風凝雲相為結構彌見其幽良久至
放光寺近寺多古木其枝垂條如絲如綫土人謂之
樹衣或名龍鬚從樹杪發不根土亦開細花登山者
取佩之辟不祥殿後有閣今
上命中涓高登齎大藏貯于上後負絕壁上為華首
門每歲七八月于此放光老僧居此所見放光四十

度寺左有峯于雲入閉時尚相賓主及出門遂爲霧
障若避客然途前有大石廪恕良久歸宿聖峯寺僧
有寶山垂垂八十神觀清拔可與譚恨其方示疾不
能豎義客問放光謂何余言如來大覺心爲光明藏
皆以度衆生苦齊輪中光照閻羅苦兩膺光照入中
苦兩手光照諸天修羅兩肩光照聲聞乘頂背面光
照辟支佛皆向眉間光照十地中道果頂光則佛極
果光者覺之用也衆生迷四思纏五蓋流浪生死昏
昧閉塞于塵坌中何光之有我佛大覺妙湛總持内
自身心色相外洎山河大地即徹無礙譬之太耀懸
揭于神天明珠吐輝于慧海高深盡照宇宙皆淨此

堂重惑塵沙者所能窺測思議哉以余所聞獨峨眉五臺逆迦九華少室時有化現豈非三大士及達摩金藏神通不然即四岳配天曾無光相似此益知如來宅常寂光淨土超四聖六凡遐矣

遊雞足山記　前人

辛卯細雨如絲氛霧四塞出門行二里至迦葉殿開山古刹也右土主殿神最靈殿西數十步有盤陀石可坐數十人正殿後爲背光山出門右轉涉石梯攀蘿而上絕壁深谷崎巇嵺嶆懸泉百道喧豗聾山傍多古木輪囷離奇擁腫菝䕸其枝幹上縱若虬龍下蟠若螭虺交䌖若相摶相噬風葉簌簌與鳴泉相應

其巔有頭陀倚岩結靜室廣僅尋丈問無姓名以自北京來稱北京師居此數年不出經月不梳洗神氣迥別與語似能解而不解他處如此可數十人不能一一訪也又行二里至兜率庵上為傳燈寺即銅佛殿錫殿殿後為普賢閣一里至普光殿殿後為普光塔則絕頂矣初登梯雲忽開攀至頂則雲團天頂如承塵四傍盡徹千里在目僧指其下隱隱成抹曰此鶴慶諸山此葉榆諸山如追如走皆望風遜伏獨點蒼趨擘鶩翔點翠霄漢若負不肯下西北一山紙白狀如屏風僧曰此麗江玉龍山其東有微白而滉漾挾日色作金蛇以為洱海也良久雲霧復合了無所見

豈所謂阿閦國一見不再現耶未幾大雨兩三陣始止從塔左行道甚平睨其傍皆萬丈懸崖有特出更峻者為舍身崖如此可二里至文殊閣其前兩岩崛起相對中復一臺相去各丈許下臨深澗為虎跳澗臺上有仙棊石甚方整然無敢為伯昏瞀人跳而與仙相奕者從岩間下坡為蛇蜕皮亦不可輿扶掖而下為伏虎庵庵之右一石特起上方而平為禮佛臺亦下臨深壑一里至曹溪庵有泉泓澄可數顱髮一里至八功德水深碧如雙睛皆流瀑所注又一里至華首門仰窺萬仞絕壁下臨萬仞絕壑從者莫不駭嘆為大奇此地迦葉安禪處壁深入而巔飛出如簷

故謂之門過華首門霧翳開豁輕雲如濤奔馬馳而密雲如絮如席如屏欲顏不顏欲動不動其奇變不可測如此已還迦葉殿雲團團起作山峯棲殿形其四遠則豁然盡撥下視諸山及州城蓋蓋罨靄諸溪如線縈青繚白眺望甚適是夕宿微笑閣僧淨方最解脫棄諸生栖禪于此二十六年與語拔新領異殊會人心馮子曰雞足山者一頂三趾故以名是山以迦葉重久矣余考內典佛說遺教經畢拈花示衆曰無法可說百萬人天茫然惟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汝當護持金色頭陀卽迦葉也及佛涅槃迦葉自雞

足奔來七日方至佛出雙足棺外以金縷僧迦黎衣傳與說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蓋迦葉所受無上法即所謂西來直指者也未幾外道波沸四魔横恣迦葉即遣使彌盧山頂擊銅揵椎徧召聖弟子至畢鉢羅國結集遺教云何以法付阿難遂還雞足山入定阿闍世王追至山前其山已合旣而復開迦葉端坐其中王瞻禮訖山乃復合豈即華首門耶是迦葉者傳宗于佛而演教于阿難也宗則杜口毗邪不立一字教則演音恐藏至千百餘卷胡棲違寂靜異耶頳珠心鏡非指提莫見宗豈能捨教而教亦豈離宗耶或曰演教何如演宗然佛以

病法非以法病有言不必落相無言不必墮空無礙無執語默皆適不然嘿亦病語亦病無得于法而區區執滯于宗教語默間或黏著泥水或馳騁棒喝皆亡有是處佛意荒哉盡余觀于是山奥則陰蔽曠則陽察林色近清地氣含燠不囂雜而蕩神搖魄不枯寂而凋頹傷趾兵革不及虎狼不來蛇虺不生佛國禪林無先此矣

遊石寶山記

李元陽

劍川石寶山緣崖多石像有觀音有諸菩薩羅漢皆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剥折之處又皆空洞如人之骨乃之具為天成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

又覆辮別莫究端倪噫嘻既示人巧於不可致詰之中復示人為於不可措手之處天壤間一睒其事如予編籍中見之鮮不謂其謬妄嘉靖庚寅予與成都修撰升庵楊公慎來遊備悉其狀如此嵩樓不能去者累日熟者指一洞謂予曰此中石羅漢以百計榛塞不能入悵然而去上至靈泉狀如仰臼纔容半水百人挹取而不減不汲亦不溢旁有紫石覆壅翟之蜀下有石蜥石大石纂聽經等異狀天下名洞雖往往有之然石乳結成彷彿肖似獨此出於靈地既多而又適真亦其觀也下山宿興教寺升庵謂予曰茲山佛像出自天成然則混沌之初已有佛寺而謂

始于漢明帝然乎予曰劉向序列仙傳謂於佛書中得二十四人則中國之有佛不自明帝始也列子學孔子者也其述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教而自化則春秋時已知有佛矣嘗讀詩至緇衣好賢則知周之盛世固已賢之矣何以明之衣緇唯佛教為然敢予改為適館授粲之事亦唯佛門有之然則佛生於周初其旋已為中國所賢章章明矣升庵撫掌然之予今別茲山三十年升庵已物化一日有方外靜室森安二人持山圖徵予為記且曰茲山非復舊觀頹圮已甚矣老衲嗟咸願修復乎披尋舊遊宛如昨日俛仰今昔慨然

興懷追憶往時吾弟元朗秀才實從吾遊渠嘗以修葺爲勸籍祿四方宿志未酧其人雖逝其言在耳今諸人果不渝始盟予固領割益之遂書以爲記

重遊石寶山記

李元陽

石寶山在劍川州西南深山中嘉靖丙寅暮春成都楊修撰約予同遊初抵鄧川楊少參兩衣翁招浴溫泉飲于其家懽甚坐上賦詩投贈三日丙辰經浪穹見葭蒹楊柳沃野腴疇宛如江南欲投山寺皆毀垣仆棟不得已就公館宿焉四日丁巳過劍川侵曉入山風威凜凜退路奇險或騎或步日西至山頂遙見層層疊疊如板屋如棧閣者石寶崖也箐底有鍾鼓洞

從遊之士窺而擊之予二人從洞外腋之窕如鐘鼓聲也寺門在望迤不可即二僧來迎挽手而上歷覽洞壑一步一生且駭且訝升階謁佛更折北升石梯至觀音堂又折北磴嶮捫蘿而上山頂有聖泉從石孔涌出不溢不流時從者皆渴爭先掬取飲百餘人而水不減升庵曰眞聖泉也予二人各飲泉一盃殊覺爽健遂躡故道下至僧丈擧酒相勞各賦詩盡醉而宿戊午出山南行望飛崖如廊廡然心甚奇之路人曰此中巖也巖嶺雕鏤石佛菩薩之像皆精巧奇特山石皆如蝦蟇狀閒西澗中亦有巖洞及石羅漢然榛莽塞路不容移步悵然久之遂於馬山哦詩

而回想常懷西澗未曾歷覽毎以爲歉歉至壬戌孟春
予偕弟元和子丈張丰交人楊和泛舟西洱河踰象
嶺觀鶴林寺歷烏弔山遂乘輿復至石寶此行錄間
道宿村舍路人多不相識一泉一石隨興坐臥殊覺
暢適既別石寶將錄故道向中巖忽有樵者指曰錄
西涉澗所見尤勝遂如其言而行二里許見一石山
藍碧如染逼而觀之宛然一獅子也掉尾低頭如奮
迅之狀一行人皆讙呼驚詫獅背可坐十餘人復錄
石獅腹下穿出石澗遥見西溪窈窕崖岸如削立石
如屏方石如屋可以結茅而居對暮景且逼空山無
人竟不能往東行一里石上雕一波斯雖出入爲然

亦前代玉也又半里石崖際處有二石如象折南而上有玉女泉井方尺清冽可飲又里許爲舊遊之地追憶升菴垠溪沫嘗見此今已下世悽愴揮涕因賦一詩書之崖壁以寄吾思焉又南行三里有方崖矗矗儼如藏經溪中水石轇轕兩岸怪石如人如獸如城郭疊亂行其中有爪骨聲令人愀然既而日下西嶺不及窮搜村人結松幕相待各把巨觥引滿三酌而去

遊九頂山記

王士性

雲南者漢時五色雲現于邑北是邑所得名也邑有九頂山在郭北二十里山起九峰若禹鑄九鼎而列

也九頂故有寺開山僧驟闢天樂下隨覓古佛于洞中得之而叙也時惟重九余與吳張二憲丈泊昆明還騎而登之出其閣瀏飛泉爭道龍蛇走也平疇禾黍黃雲遠也天風吹入羽衣舞也涉澗納麓升泊岫須鼓吹闐聵忽聽隔隴清磬一聲梵貝喃喃耳觀閑也已乃攬此一亭寓危參差樹影中乍見乍沒也坐起然之臺㙜宮琳宇懸構𠏉丵若蜂房鳥窠纍纍然重累而綴也煙雲過絕壁若畫王右丞山水間以大李樓臺簇簇然而叢以重綃也罡風響鈴鐸而下青蘋之末忽復擁秋聲大呼若舉千百剎宇動搖將擲之空中也迴從酒人出三爵流之以數寒氣流已行

松濤之徑老樹拏雲以千百尺翠色滴滴可餐也躡
繞雲之橋椽棧岩前虛閣度棧以過軒然洋道臨
手島道足緊縮以移池入古佛之洞石竇嵌空琢五
大士相附然危樓雕欄畫檻旛幢錯繡與朝旭共麗
也繞毘盧之殿阿閣三僮泄西南竇玲瓏瓦得半涌
以上靈蹟俠振余與張君席地坐趺跏剎那覺萬籟
寂然與心境徹也復循山北攀龍首之蹬日輪正午
登霧霧猶無底止也入洞復生掇黃花佐酒微睹相
携而起上三教之樓爐烟裊空袖之以出也吳君脫
爲南下余與張君復趨而登華嚴之閣危梯百級螺
旋而上四顧無所不瞩繞欄少頃意氣灑淅空谷中

起山外莽蒼暝色亦冉冉隨飛鳥而至側耳聽下方
鐘鼓覺身在鈞天上也既下回首閣歸縹緲天際恍
然自失已緩過一剎題構新成遙見前峯迢遞隱隱
二三牧豎捲蘆葉吹牛背歸也緩下棧閣走松坪時
已月出高樹牛女之光燭地戀戀不能去也余三人
者攜良辰之不偶念後會之未期因緣勝名各懷鄉
土吳君則擧茭雲九峯張君則擧湘江九嶷余家亦
城亦思九盤觀海悵然俛仰各有拂袖避擧之意乃
命余爲詩記之吳君原稼名謙家瀘水張君養晦名
文耀家沅陵余天台王士性恒叔也歲重光單閼則
萬曆十九稔也

遊九鼎山翠松般若二庵記　馮時可

自滇陽達雲南縣縣東道為九鼎去五花頂去縣無十五里漢時五色雲現茲邑邑謝受名唐代村人聞空中天樂累日不休相與芟刈翳楚洗洞出焉其洞有石佛像五軀寺因而名雖經千年古蹟猶在後人重加修葺遂成傑觀余自賓川來飲梁王山山故產金礦也雲南令黃應玄來迎與茗話久之因更肩上山數折長松巨石掩映晴嵐望上有樓翼然峙于南嶺嵯峨天際問之名弌簣樓良久至招提從山背行老樹拏雲千尺翠色滴滴欲上人衣良久至頂俯視極異遊目無際邑城彈丸如在襟袖下前所見弌簣

漾畢畢彈伏若朝宗自効者下而入古佛石竇嵌空
令人不衣自燦已而側足捫蘿並昆盧殿上燃燈閣
飛棲棧道穴岩懸壁如蜂房鳥窠纍纍然重累綴于空
中下臨無地已從石梯右折而度平岡北望九朵芙
蓉嶙峋突兀直排秋旻所架樓閣皆在岩半奇絕哉
錄平岡折而南爲弍竇樓對望北岩如繡壁奇峭摩
天入我掌握可愛也蓋非是岡不能見北岩勝非是
樓又不能成此岡勝闢爲榻曉屛使君建亦善點綴
矣憑欄久之萬山蒼倉嵿邑冉冉隨飛鳥至已而月
麗長空氣霽盡掃輕寒如水清淒若霜北岩徧愛月
光如僊山瑤殿而僧廬中十燈陵亂若繁星其南望

則萬山起伏如浸水晶宮纖毫可數生平所見月夕無佳於此然當此佳境无遠人孤雛無鳴梭響練之聆竊有破鏡分環之感矣是夕宿樓中明旦下山黃令請遊翠松庵稍迂五里從亂山中良久始至佛像莊嚴整麗廷中茶花數十株蔽虧廷宇門外萬松參差翠色欲流又十餘里下山坡歷平田至波若庵佛燈熒熒金像如生後有傑閣憑欄一望千頃稻花若一片黃雲其外遠如蛾黛翠色橫亘曠哉斯遊半岩光泉響洗千秋之耳披萬里之襟何必五岳三蛾三里入雲南邑宿官署夜漏發風起林杪謖謖調調驚醒歸夢披帷擁衾月溜下庭除射影屋梁恍然對前

謂伊人未知在九鼎耶翠松般若庵耶江東小齋耶行遊臥遊孰夢而孰真也

遊雲龍山記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蟠束如轃若蒼虬行天百靈景從蜿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數里林木蓊鬱拔起如畫路人指曰是名石室中可坐千人又前數十里石岩嵌上而削下有蜂數萬營戶其陽土人利之旁有石洞一罅啓牖土內平經行者夜宿其中足容百人云有虎豹虺虬患其前石峯十數卓犖雲表隱若城壁風松語天半可望不可即一逕逶迤側入使有百人守之虎士數萬未可傍也其中皆山箐廬數

十重裏數里兩峯石筍如束草木連蜷雲氣出其間如白練奇形詭勢鬼鑿神削不相連屬如覆盂如巨鏞如虎噬如龍翔鳳翥如王女靚粧勇夫皐狒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遙睇其中回峯盤固翠雲堙盪琅玕琪樹瑤草文鹿出沙入忽急者必有安期羨門往來其間非人世也不然則山精水客之窟宅殆有神物爲之啓閉世有謝安靈運刊木通道奇秘當不在十大洞天下日景絕暨火光青熒疑爲鬼燐策馬疾馳宿小雲龍山下馬牛肩摩尾擊無筭兩山萬石林峙雕玉錢雪白光摩夾甚怪土人鑿山爲峽騎可通南卽大雲龍山從絕頂鳥道斗絕雲霧間蹮躚數里不

敢俯睨一峯東轉屹若屏幛可數十仞峭峻尤甚躋不得展進寸退尺而大雨如雪氊毳不可禦焉瘏僕痡水聲琅琅山禽鳥鬨行間若為予言行不得者地至皆土酉通羅鬼書土毛倍于小雲龍而奇觀不及焉嗟夫昔漢武開西南夷議者以為勤兵于遠以事不毛之地今觀山川之勝土毛之富併于中土宜乎王者之無外也

通靈洞記

鄒應龍

夫物有秘而必彰事有閒而必應幽贊神明存乎其人阿迷郡名

皇輿創始肯構之美孰敢議之須予以綏遠無良致

勤甲士念郡邸心實惴惴君無道以來戢蓋往愆會
朋書偵報郡南有岩穴數處舊爲逋者藪予乃輕騎
率帳下士縱獵其塢大蒐之奚埆蹩步行且躡至一
洞懸石窣嵂詭譎周迴樹根盤拏蚪結藤蘿纏挂
圖畫所不能盡也下有水湧出分兩派注之溪會歸
盤江焉洞門横可容三四人予去戎服佩珥循僕火
列數炬前導初入壁偪仄下則水石交砌足躡蹴徐
捫壁登一石磴力躋之上頗寬敞面懸石柱數四垂
者倚者植立者變態疊出地皆沙石水痕鱗次氣蒸
蒸如鬱冉歷十數步則一孔豁然透天日心目卽爽
郎又旋繞之如經數堂宇一處更高廣仰視之愁龍

蟠鳳翔鍾鼓懸列紆舒屈曲珠鬘乳滴浸淫蜿蜒晃怪駭異真奇境也南崖下黮渺漂沓火燭之則見橫流洶湧波驚浪躍決如奔馬淵憩濆瀑杳不可測志所謂以石投之深而雷鳴者也遂躡故道出距巖而立又顏醒然如得問其名曰龍洞左傍石有標題曰南洞。咸謂距此有洞三皆無此奇予俯而思之景與心會乃進郡守羅子星謂曰此洞名無謂夫有物有形名以形立斯爲稱情茲洞也在治之南地爲離方冷然中空靈源貫注一竅天開殆猶人之形合以神通造化也曷不以通靈名之造化之秘今具彰乎郡之以靈明著之非開先乎羅守欣然對曰唯唯夫郡

名迷實未迷也迷以形靈以神也然人之靈非山川不鍾山川之名非公不彰造物固有待焉今群醜跳梁干紀越常是迷人也田畝蕪于胥警行道梗于剽掠是迷途也高山流水佳賞者希是迷津也公身率諸大夫士迅掃氛祲自是士民安堵而樂業家鄒魯而身孔孟山川生色萬古常新所謂發蒙解惑未足喻也山川効靈自今伊始名烏可仍舊哉辭未及終時前軍鼓譟震天歡聲如雷蒐者執俘凡一百一十有奇遂縶之後秉予厚賞偵者整轡言旋命掌書者記之

雲津橋記

王景常

雲南城東畝有池曰昆明池之大不知其幾百里也昆明之上遊其江曰盤龍江之源亦不知其幾百里也汪洋端激深廣莫測而入達是通昔有橋曰大德燬于兵有年矣

天朝下雲南內　訌外攘庶事草創隨葺隨壞行道用棘今西平侯沐公以爲橋梁王政攸關不大舉無以示悠久乃命立表識搻石石殺川流捷石蕃度丈尺計工庸錮石趾以廝暴湍䟽　三門以通舳艫穹窿块軋央以石檻琳琅簇造橫截　天塹方軌長驅肩摩轂擊屹若金隄亘若垂虹行者若履平地焉是役也經始于癸酉之冬十月觀成於甲戌之春三月凡鳩軍

丈以日計之幾萬千以其當雲南之要津故名夫十月成輿梁古之制也然未有梁以石者至漢以石梁灞李昭得以石纍洛其來尚矣矧雲南遐邊萬里新

建

岷府肇啟之馳道三軍扈衛控扼大藩讋伏百蠻之地茍無興梁以觀何以爲名城内地哉西平奉揚

天子休德凡所以鎮綏經理興利殄害以與前人猶類如此然吏今得踐大中至正之途捐繩牽索引之習絶攜衣褰裳之艱釋寵足皲瘃之難而喁焉以譁群焉以趨嚅焉以履歡欣鼓舞以自蹈于夷途繄誰力歟昔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莋都通使節也史萬

歲貊鐵橋以渡金沙利行師也猶書之然通使節與
通聲華轂重濟單士與濟國人孰盡録是曳之雲津
光參前古矣於戲
天子休德西平布之
天子有民西平濟之巍巍石梁萬賴之矣

南薫橋記　李元陽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華亭賔川州知州安莊朱君作
橋於城之南門越三月朔橋成明日丙午州之賔僚
生儒合辭於橋祝爵于侯維時凱風景明其爲士者
歌薫風之詩賡白其以南薫名橋侯之惠和其永于
吾土乎乃馳龍津何邦憲書徵靈鷲山李逸民爲之

記其詞曰維太羅城水纏其南流潦暴風駛鳥怒濤
走若如馬其聲轟雷驚我居人混童喧豗巔墊以梁
激悍莫遏旋飛旋壞孰寬孰恐歷載以來語言拊髀
時維宋君階命陞守爰自溫江莅我甌阜察其安危
於其未萌剪植棘作燕及黃耆神應以和民生曰厚
既庶而豐罔力已充人士是咨陟降是躬乃布王政
扛梁是攻城凡四門維南稱雄上
表奉
制
闕庭是通旬宣勞來襖幟臨戎不有橋梁安示尊崇
仍敞寄陋曷稱在公爰作虹跨以讓激射曼屋於橋

以防泓湮發水迂流排濤壁石既免傍城之浸潰亦無作墊之剝激去危就安改泛以翕用利永成匪曰覲侈於手維墉言言寇倫是槩維梁平平惠施以存天子萬祀侯多受祉董風自南江汯茲水攸來其觀毋替厥美

霽虹橋記　劉庭蕙

今瀾滄蓋漢傳南蘭津渡云源出吐蕃嵯和甸西南入麗江慶雲龍之折羅岷東流順寧歷車里下交趾滙於南海岸峻千丈延袤四十餘里儼所稱天塹非邪世傳忠武侯南征支水渡軍而橋始嶄建瀾滄其遺跡也余不佞與較西邁發睇其上則見臨江石壁

峭立萬仞想俠出陰中群壘氣節凜然若在懸淵怒
濤吃吼如雷聲隱隱有滅漢賊匡復王家忠憤低回
寓之不能去云何于後歸不數自許南橋以天開其
以彼醜之焰不撲將自焚抑物力成虧有數與情形
之順逆適相乘耶吁可鏡已粤惟我
高皇帝平定滇南方內外畏威懷德二百餘年武功
震耀文教倫浹西南諸夷輻湊歸順畤爲郡縣乃重
修津梁治鐵柱以爲舟楫更瀾滄白霽虹而雲龍鉉
峙嚴夷夏之防彰聲教之訖古今稱烈焉承平日久
諸土酋環江而治屈首襲符障靡有二也萬曆丁酉
春大候州奉學學印謀官借資順寧酋長猛廷瑞逆

瑞渚隸蓄不軌惴惴虞其及也遂取牛橋一日而昇

癸洛若曰示我軍無西意此不亦叛逆魁渠哉且足

覘順逆成虧一大較也大中丞執台陳公暨侍御賓

廷張公赫然會疏得

朝請曰而具悔禍獻所叛不戕軍師猶生之地不爾

者執而俘之伏斧鑕忘悔猶辭撽使再三不奉詔抗

呼顏行師竟大舉俘廷瑞與從逆者露布以

聞

上嘉悅賚予有差顧二橋斬然燼餘猶病涉非可以

委土實射例者因令所部備兵邵大夫某優治辦檄

葺之而大夫刻期結構徵工之梓若石者若所需利

前物諸納金錢以十萬類不動公帑出自大夫以下郡邑衛經所損奉及諸鄉民樂施亦可若干工得之兵洵迄衆不衎築諸而無弗勉經始於秋杪訖工於嘉平月之十日凡五閱月而二橋告成規峙猶廓焉兩臺且從大夫請易霽虹爲永濟雲龍爲永定以示不朽而屬余紀其事余惟天下物力無有成而不虧既衰情形無有順而不逆數也虧與逆值成與順值亦數也此不繫人事者也惟知逆而順之不使復逆知虧而成之不使復虧此以人事而回氣數不盡委之數也釋氏解世界爲劫灰而舍利子能以慈航離人苦海之外夫人一心爾從逆則灰助順則濟無庸

以數論也武侯一腔精誠蓋不待渠詹江而此心以
利涉失其計及千百年之後誌於石託於人感通於
中丞陳公之夢寐祀猛酋焚橋事如目覩侯豈盡識
綿哉其忠順心所相照也故能預計夫逆戰之不免
為灰刼而又預計陳公之以順討逆其必克有濟也
而示之夢若石意乎予固曰不盡委之數也是役也
中丞杜猷為憲侍御雅志澄清藩臬都閫諸司悉殫
共念而邸兵憲尼始終其事備加勞勸皆以順濟須
求韜遂萌者也繇今觀之橋其果有成虧乎哉其果
無成虧乎哉余樂觀其成用志修攘大者以風來茲
匪徒記二橋顛末云

重修霽虹橋記

鄧原岳

縣永昌北出九十里而近有山曰羅岷其下爲瀾滄江考之漢志有瀾津之歌楊太史用修曰郎瀾滄也源出吐蕃嵯和甸深廣莫測兩岸飛嶂揷天不啻千尺岸陡水悍不可方舟其上架飛梁爲橋焉矣遞修遞燬其詳不得而聞猛酋作難一烈而焚之主者竭力修建蓋募衆緣而成無何蒲夷再叛大中丞陳公命率總偏師勦之兵憲杜公監其軍援以方畧軍威大振賊飛走路絕計無所出夜潛出燒橋欲以斷籐道而因永昌一夜盡爲煨燼惟茲瀾滄在郡治爲咽喉此北走滇雲道也譬如人身然一扼其吭則手足

弭矣　公曰賊敢恣陵罪在不赦當滅此而後朝食於是亟檄郡守期不日而成功而前募建時頗有羸絀度不足則捐俸為大役先巡憲張公劉廉餘佐之二三守相及縉紳三老亦各樂助其成經始於春二月而畢役於夏六月矯若長虹翩若半月力捍岸争勢與空闘利涉之功于是為大矣守華君勒石于江上用示永永則以杜公之命命不佞紀之方春之暮也不佞以較士往來茲江春水始漲舟楫戒心今幸睹茲役安敢以不文辭也夫徒杠輿梁則王政所有事又司險知山川之阻而達其道路古之行師若亦幸用此漢趙營平奏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

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威行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前史以為美談而魏崔亮治渭水積巨木數千章取而橋之百姓以為便至目之曰崔公橋蓋濟人利物知為政者矣況在禦侮是為要害之區困獸猶鬬何所不至跋胡疐尾狩狼顧不違前茅慮無若臂指之相使則茲橋胡可緩也初賊燒橋勢猶猖獗幕府以為憂公謂賊且困螂臂何足以當車轍乃懸重賞而購之督戰益急賊窮竟縛其魁殲刈殆盡蓋賊平而橋亦告竣是舉也不煩帑庫之士民毋告勞財無過費重求利而豫軍興比之為功即趙營平崔雍州無能為役矣今天下津梁橋巨麗者宜莫如吾閩之萬

安顧所錄不朽則以喬君謨之記在君謨不嫌于自敘其績而公乃藉手于蒭蕘之言將毋俞蘇橋以公重也而以不佞之文輕乎哉

南壩閘記

陳文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于滇池東高而望之則商山在北左金馬右碧雞夫壠蜿蜒環抱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淤壤彌望無極惟衆其南而池浸焉南壩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之屈儻眛樣邵甸諸山凡九十九泉或潰而流或瀠而瀦或激而波或瀦注而溪焉或山夾而澗焉攸焉洄焉會于盤龍江至松華壩則岐為二河一繇金馬之麓過春登里

一綠商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于滇蒙段氏時過春登者堤止多種黄花名逸道金稜河過雲津者堤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河嘗築土石爲壩堰于河之要處障其流以灌田秔數千萬畝元時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傻擔修之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即縈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則此爲堰不過與一時之利而于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惜哉

皇明混一區宇雲南僻遠弗庭洪武壬戌黔寧王時爲西平侯奉

命率師平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導以惠利俾兵民盡力于田畝耕穫不遠其時而南壩之修

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繼領鎮事思弘前緒謀造石閘以蓄洩為經久利方儲材命工值邊境多事未就其志景泰癸酉今總戎趙軒公適圖成于叅賛思庵鄭公議定而後會焉時布政司左使費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暨二三同志皆力相也既而上其事于
朝亦不易其初議適計舊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人之樂助者亦不拒之仍擇將校之有智計者田凱李振郭進董其役其條畫之出用度之宜則沐鄭二公自主之於是甃石為閘而扃以木視水之大小而時其閘縱又因其餘材相閘之西為廟以祠神之主此閘者其東為亭與廟相直而春秋勸者耕穫則休

于其中爭景泰甲戌八月十有三日始役而以明年
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力合之凡八萬二千九
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悅曰自今以始
田不病于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二公賜也願
紀其事于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能止也適
以託丐于余余謂沐公爲定遠之孫黔寧之曾孫也
學兼文武崇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挂征南將軍
印以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弘達之識廉方公正
之操參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濟
同道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
爲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爲可以

不詑然余於是而知二公之所為當乎古人中求之昔晉楊叔子杜元凱二子継鎮襄陽皆能修政立事以成晉業宋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而流風餘韻藹然被于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人故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此乃異時同道同得人心者也於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沭公以孝鄭公以德歟蓋善継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于孝立功本于德視古人莫遠哉余雖歐陽公之鄉人而言不足以求二公之孝之德若羊杜二子之功與仁者蓋岳氏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余豈

得已哉

橫山水洞記

羅元禎

去會城而西幾二十里爲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田凡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而襟水水即塡池池池抵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狀爾從上游走丸以故池水不可逆引而仰溉村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陽即旬日不雨土脉輒龜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五里爲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處崖泉可引而東以灌然橫山擋立於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之凹爲渠引泉踰山而東乃

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可鑿議鑿其麓自西以跨于東五十有八丈村農合力率作紛若蟻之營垤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茲吾事而以疲若等吾爲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可三十金移議御史臺報可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俱先後經董茲役曰德先汝往視疏鑿相度規畫以樹爾功洞可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以支頹圮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議數撥之上下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率德先功曰得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檄含人袁應登佐掾以轄群王應登簡工之不習者

請以礦大代公可其請召朱禎華二十八以屬應登
余時叅藩政同公併視指授向道分東西鑿鑿幾半
而道不值予嘗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公請于
撫臺曹公雲山巡臺許公係宇僉曰政在利民毋惜
費毋憚勞其往督諸掾役毋隳前功各捐贖金佐工
諸掾役矜奮如命道果值寔隆慶壬申之三月十一
日也遡始事庚午凡二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畫
告者五告即議發先後五發帑發百有十金爲益功
敬亭公曰吾何休矣公與時不甚合又欲乞歸會本
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御閩陳公継公愈
益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靈巖鄖關洞中可偃蹇

行公復起椽侯尋源引白石崖溝山腰連山倦亘得泉二十二道蛇蜒縈紆四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踰尺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綰若白龍挾雨偕山勢俱来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蹤洞而東出噴薄淪漣滙瀦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椽者需溉植者需滋畦者圃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于旱槁民甚便之而得諸公之功乃歆曰横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瀠湲茲麓既闢不淤不顛溉我椽牆克廪盈屢我公之績億斯萬年昌俎豆之以輪我虔適鄒公蘭谷來代曹公顛南服闕所矢歆予轉令秩侍公之側語予曰古諸侯來風貢于天

矛天子受之列于樂官令民謠不領于樂官亦觀風者之所采也矛職臬史昌采民風受命因叙其顛末喜諸公同心贊成而又嘆諸公之遠識焉滇故金易境饒金銀氣鍪山采者所在霧集蓊芬塵焉徼外蠻夷中產珍石采色晶瑩居故產于井入井以求繩縏以入往往瘞井中亦太艱危矣二物者寒不可衣饑不可炊俗多冒險沒求而五穀者一日不得則饑寒至利澤當前藐不起事惟上所好之耳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乃自古記之矣諸公莅滇聞以礦害輒報罷而寶貢奉詔停寢至椽檣所需即穴重山涯斷流𤼵𤼵嗚呼土不

勒功不成不止蓋視民所天不寶玉而珍不兼金而貴眞知輕重哉昔周以農開國召守家法以線遞曆周公賦豳風以諷王而卻越裳氏之貢召公茇棠以勤農告王則曰不貴異物賤用物諸公之遠識同召之遺矩也鄒公名應龍長安人曹公名三暘宜興人許公名太宰安肅人皆起家進士敬亭公名善浙江錢塘人獅岡公名時範閩長樂人同嘉靖辛丑進士

上橫山冰洞記

徐中行

滇國古梁州徼外禹疆理所不及屬秦畧通五尺道而以漢時且開昆明帝于長安穿池象之以習水戰

後雖爲蜀郡侍其素池肥饒多蓄產之富安之泉流
灌寖所以潰漑穀爲通溝瀆以備旱計也自成義渠
造起陂池迨元咸陽王輦復爲陂池及屯田求源浚
永始知蠶桑
明興莊伯陳公乃開覓明橫山水洞洞在縣西鄉源
自城西清水關外龍泉滙爲乾海子東行八里爲白
石崖計五里爲橫山龍院等八卿軍民足墾田四萬
五千叄百餘畝其地高平比之岐陵綠崖磻石不同
泉流不及旱爲焦土有可用漑則沃野也嘉靖乙未
李文溫等開崖導泉七十三曲爲水凡十三條即橫
山止于岩丘隆慶己巳大旱楊應春等鑿丘爲東西

洞約穿三十丈未穿者如其數四月公以右使治道
遇之其徒纍纍告疲公憫而省其山以請於都御史
江陵陳公御史内江劉公咸曰此　一成爲萬世利
乃命官興工洞高廣各三尺有咫䔩䔩容一人叉身
屈膝以鑴用二人遞奮所鑴而出入之彌堅雖而觧
焉聲冲冲君咫尺東西竟不相植初以九旬爲期又
九旬公乞歸人懼弗卒公曰噫乎泰山之霤穿石漸
靡使然也人而鑿空其弗然乎以舍人袁應登視之
乃用門礦夫二十名明年三月公爲左使
弗給請於都御史宜興曹公御史安肅許公咸曰功
既垂成費安惜乎給之如初九旬又請公謝事不以

請右使長樂陳公攝之又借公帑以給磧夫馬迭彌乃止其西從東又明年二月八日長樂公代為左使公曰去志久矣爲此來而止今未卒業幸諸大夫圖之敢諾越三日公出祖數萬人泣留遮道忽傳水洞穿罐呼若雷而神之公曰亦偶然爾且謂君公將明農惓惓告同公識小民秦漢水工鄭國徐伯之名以傳磧夫繫之一年良苦西鄉萬夫粒食二十人汗血耳其補助之勿緩官豁事者庫副使劉俱應登雒舍入勞甚其論賞宜優爲具奏記惓惓捘長樂公而行凡用不滿三百兩爲日六十五旬餘蓋費省勞暫利鉅而貽休遠也民共立祠橫山屬余記之徐子中行

曰滇之廟祀自成義始亦有咸陽豈非陂池之澤幸吏起論西門豹之末畫起矜徒利尊之者耳奚有獨道之難若氷之鑿離堆世傳蜀江神有之力氷精誠所致横山木下離堆公每旦必齋禱雖舍人亦然洞穿輿行會偶然耶滇田號雷鳴者匪雷雨罔秋八卯之有龍泉沛若雷雨矣乞惟岳牧寔代天工以百世祀豈成義咸陽盡之乎代公治渠股引畫屬長樂公率土如兩公者可無凶年憂矣公名善錢塘人長樂公名時範同舉嘉靖辛丑進士先後八年于滇迭爲左右伯成是氷工云

新建松華壩石閘碑記銘　江和代

萬曆戊午歲滇水利憲副朱公請于御史南海潘公
言滇城東北郭故有松華壩邸甸之水走盤龍江者
使東注于河河自金稜土人呼白金汁鎖金馬麓過
春登里七十餘里而入海分河股流以數十遶而下
涵洞如級田以次受灌不知幾萬畝也而是壩獨秦
鑰之非壩則小瀆易涸而河不任受畜小漲易溢而
河亦不任受瀉畜瀉不任則腴田多蕪而民與糧逋
河資壩所從来矣第壩故支以木築以土而無閘勢
若堵牆遇浸輒敗歲修費閭司椿錢不貲有司章章
持厥柄力龐而功瑕僅同築舍蓋費于壩者尚什伍
焉有况其不至于壩者也于河奚資焉而迺以厥委

謂壩而不閘畜瀉何時即木而匪石終渫梗耳與其
歲糜多錢而民無利也孰與合數歲之費而甃以石
通以閘自閘以往若牛舌尖中馬頭皆衝流逕胥右
乃固翊地與石鄰夫以甃料至便計也米藉之額果
歲可問非他索也良吏經紀能吏分勞功者賞否者
罰事成設以守時其翕縱而周防之如漕閘然此百
世利也爰損助銀一百六十餘金潘公遂損六百金
撫院河源李公亦損二十金迄浙院歸安沈公捺
院南昌楊公至申請如前三公皆如議交給以費潘
司嘉興施公閫司金陵尹公扣徵停埕木椿之逋負
者又得四百九十餘金計若銖若細悉從金出而世

鑿沐公又慨然以進閘石山仕其操用于是吏又各
如墩起程募徒代堅劃閘口高六丈二尺長三丈六
尺五寸廣一丈九尺五寸牛舌尖中馬頭高一丈六
尺長二十六丈亦尺皆選石之最堅厚者長短相劑
高下相紐如犬牙如魚貫而鈐以鐵灌以黏閘務諸
漕扁以巨枋啓閉如式東西兩涯之間駢珉壁屹水
龍若控經始于萬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四
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告成仍名曰松華閘計費凡
八百七十七兩有零匠作田夫五萬二千餘數軌取
諸條續底以漸時李雲南沙甫楊公奎損助九十六
金且日日上壩勞以兜布酒食公私爲之歔綍而不

勞終祐虐用一人強取一料故功成而人安之時
與三司諸大夫登壩上觀壁如屹如鉏河臙臙地有
安流而天不能灾是歲大穰諸父老咨嗟嘆息曰朱
公再造我也歸之朱公朱公不有某辛晴成事緩爲
記略而申以銘朱公名䓆蜀富順人進士政務興革
利民多若此楊公名繼統秦南鄭人其與有勞者書
之陰銘曰湯湯金稜郡甸遡源建瓴忽分東西决川
壩枳而東如龍飲泉爪攫翌張百道蜿蜒割流膏埜
萬畦濡需其耶木耶昔何闕然蕭帶捍衛歲糜金錢
自公之來嘉與更始亦有施公尹公悉賦成美楊公
承之動有經紀禀成諸臺規茲永利金石巖巖當其

射激閘門言言特其閘閘視其洫水弗利泒潞潮淇
漲水弗內潰畚捘于農農隙乃至工食汙官官厚
其鏹再閼春冬經始勿亟乃奏厥功乃竝婁既勠淨
郁哉河肇咸陽洪源自公明德廣遠人被沃土匪閘
無河毋恃絶巇毋湯逝彼其流可穿其堅可磨蟻穴
必窒如避黿鼉有泐必新毋仍柯斧百爾君子保障
弘多庶綿斯澤礪山帶河

重濬海口記　　汤良曙

雩婁灌漬池之勝自戰國時屬楚名始載于史冊蓋夆
馬碧雞東西兩山夾護商山北來而環衛于道中則
崇大都會其下竝受邵甸牧羊山諸泉及烏黑龍潭

萊海海源洛洛河諸水爲巨浸延袤三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其南稍西一小河又折而北不見其去故又名滇海云是海口小河寔滇池宣洩咽喉也疏濬不加每歲夏秋雨集水溢田廬且沒患非渺小先年當事諸公率多裁成海夫有編閘迄有期爲民之意亦既殷矣萬曆改元癸酉關中少司馬蘭谷鄒公來撫茲土偶值霪雨連旬水泛病民公用憫惻檄下閫司行經歷陳子指揮王子甚議爰請如前三年大空例築壩閘水分段興工開空凡念餘里調集指揮千百戶若干員夫役萬五千有奇竹木麻鐵器具工餼約費帑金五千有奇而一壩之費遽

逕于金惟時鄂公復行藩司議明年河中養齋郭公
按滇亦謂事關勞費須詳議其秋余以承乏左轄至
適東西用兵之餘斗米三錢軍民艱食洶洶難棘宜
兩臺節財恤民至意不可不仰體也冬暇新至其地
諏及郡吏士庶父老而廣詢之適之滇水從幽之口
斗吞洲橫于前龍王廟洲塞于中此全省水口風氣
攸關蓋奇勝也士人咸指故道水繇洲左豹山下行
十之六七繇海門村旁行十之三四今左流幾一二
耳況下有螺殼黃泥二灘之於冬水落而背露春水
涸而黿昂故工所可加而豹山之下獨宜深濬壩舊
築螺灘止可勿循越明年乙亥正月適同年盱江近

溪羅公以屯田憲副巡昆陽余亟往迎而咨議之且
見二灘經流欲絕羅公因力贊曰螺灘之壩不必築
豹山之下必宜開議遂決復請兩臺俞允疏濬一傚
撈淺之法且併龍王廟而新之爰命右衛指揮孫子
承恩董其役雲南府判勞子日積督之調各衛所州
縣夫什之二乃孫子則固分丈布江論方驗日工
無少曠焉踰月而工竣寔三月哉生明也水復洋錄
豹山下行而螺殼而黃泥無復少阻工費官鏹僅四
百金視陳子王子循舊三年開空不啻省什九矣孫
子請勒石如故事余曰嘻是奚足哉他日請之再三
辭弗獲已因憶是役非兩臺之憫恤孰與肇始非羅

公之明智孰與贊決抑非得孫子之勤美而董之又孰與綜理之甚密而逸工之甚速耶傳曰仁者講功而臺以之又曰智者處物羅公及孫子之謂也樂思集而忠益廣用力少而成功多即此小役可以槩太參後人觀此其於興事考成當必有劃然黙會於中焉者遂書以遺之鄧公名應龍郭公名庭梧羅公名汝芳皆起家進士余爲新安方良曙也

湯池渠記　　洋顯

湯池渠肇始於洪武之丙子時西平惠襄侯沐公在鎮以雲南師旅之衆仰給餉饋固備久守用廣開屯田爲悠久計宜良在滇東南當陸涼路南候襟既置

英守必謀其食公相度原野舊有溝塍廣不盈尺注
流弗遠湯氷在旁人不知用秖坪膴膴棄爲荒隙承
畫地產是年冬發卒萬五千荷畚鍤董以雲南都指
揮同知王俊因山障隄鑿石刋木別流大渠道洩於
鐵池之竅而伏其袤三十六里濶丈有二尺深稱之
逾月工竣引流分灌得腴田若干頃春種秋穫實穎
實栗歲穫其餽軍民賴之越二年公薨壬午夏既芒種
雨不時降人方爲憂獨宜良水利不竭首畢農事
將較黎老益追慕公德咸願鑴石紀頌丐銘于平顯
銘曰湯池之渠宜良之利人食以生維公所施我公伊
誰黔寧家嗣善繼厥志奚啻一事渠流沄沄浸彼

邊用覆石灰土相輔沃以糯米荒石內列豬若碁置
又山脚前溝鄧流滙合此壅沙塞患在咽喉乃隨地
之高下以濬溝渠開弄竇以殺湍計費二百五兩公
不時經行稽其贏縮汰益工料一百二十三兩厥功
告成一望如截溯源達委疊為姿流遠御逝斯無涯
如志適三年之夏徧為蘊隆此郭晏然烝民謳歌枕
臥恃獲蓋數十年所僅見也于是士民喜相賀曰逝
彼流泉公為治之終尋阻饑公粒食之維茲蕪穢孰誰
理之于皇新會孰誰開之公闢書院髦士以興公
清庶獄枉抑以伸節議里甲民無濫征清理沙田師
有餘糧蒔公之功沒世難忘于是鄉大夫霍公濂輩

卽事每丈平處一人至二人有沙土處倍之有石處又倍之凡一千有五百人每五十丈督十百戶每五百丈督一千戶每五日督一指揮通判等官察其勤惰以上下其食事三旬而成水通物潤且有地以鄉計者四以畝計者數百萬以城計者抵城下四十里過此則潤及阿迷州若猶未已也天之生水與地成之而人之所以贊之者至是皆無遺憾矣不然則潴於坎窞湖澤與土石相汩沒卒歸之無用之所而已矣畏天命悲人窮周公當先爲之豈欺我哉南京監察御史王明仲讀書于家慼而有請且言吾徒生長于斯聞有湖在石屛未嘗聞有利如此不刻之石何

以垂遠而傳不朽包公皆予方走書以白當道然之為民事所當亟者文重王子之請激從之

九龍池溝道記

陳善

縣下關取道永昌皆崇山峻嶺鳥道紆廻絕類蜀道自關坡而下平原博野四望如一蓋道途抵于郡城蓋西南一大都會也城西南隅有龍泉山山下出泉為九龍池幅員僅畝許清冽見底晝夜沸騰流沫三十餘里循池而西積土築壟導縣南海以資灌溉先是分為四十一號以通遠近均疏淺然其性善崩潰決莫固弘治正德間先任憲副林公某議甃磚石自一號至四十號業已就工後因陞代不常無繼之

者每横泛流溢沮洳爲患前已修治水流不盈溝瀆
弗達農失拱手而成委然其未獲水利兼受水害及
遭時旱乾農不耕收財粟匱缺官租私券懸罄待盡
盡自正德以至于今其患非一日矣隆慶元年鄱陽
鶴山鄒公備兵此邦冬十有一月軍民陸京春等陳
牒臺下以修甃溝道爲請公曰吾受命于朝而責斯
人其可已乎乃檄先郡守浦江張公暨指揮趙袞博
詢鄉耆黎老以求至當議定則以白于中丞江陵陳
公白此萬世利也修墜典恤生人流患實多俱如議
行公乃動累白鏹六百四十兩有奇行指揮趙袞及
時鳩工範磚採石起五十號止三十六號甃以城磚

田稺勿罹勿勖冬有數擠公雖云逝我思無替穹石
斯礪憲於萬世

石屏氷利記　　　　　　陳宣

滇南屬部臨安予與憲副包公好問寔守巡某地皆有責焉時弘治癸丑自春徂夏季月望向旱不雨春秋所必書者人心驚惶走告無虛日聞有言去城之西不五十里有石屏湖俗稱之曰海若假人力闢濬水可上行惟雖潤及枯槀湖落地盈盡膏腴也憲副王公行之邀我二人望三日偕至湖作謀治式盤如王干之百千丈有奇令郡衞知府王資良指揮龐松各出民兵共役令之稱畚鍤具饘糧程土物朔日

述民之歌屢促予為記德之碑嘗聞自古為國以水事為重故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鄔公舉數十年弛廢之業究二百年未就之功所以安養斯人遠矣吁斯池也使在朔方西河汝南九江作史者當敘入河渠書修渠之功亦宜與西門豹鄭國並傳失今在西南遠徼誰知之者自今永昌稱沃野無凶年漸至富強鄔公之功也是用假辭勒石以記求穰

南供渠記

楊士雲

蓋瀕河左為大溝引水而北者四右為大溝引水而南者二因名為支溝以注田者不計焉田為畝餘五

萬賦爲石餘五百戶爲百有五十居爲千餘室河之
利溥矣而恃以爲利者龍泉耳龍泉以南爲高阜曠
可若干畝勢豪闞利欲横截泉水而田之在正統中
爲土酋成化中爲守禦弘治中爲豪民某某長康民
以遏我流輒訟之諸弗得逞正德庚辰有豪民者踵
故習糾同謀詭辭于府乞墾田輸賦里中老　戢得
賂報可遂給印帖發版册民泣愬者相屬也前守吳
君以徼入弗及改判豪民者復詭辭于藩司誣衆傾
已下府覆之新守王君得其情嘆曰此地此水衆可
以利昔人嘗先爲之矣奚俟今日哉夫以數家之利
而亢千萬畝之良恣一夫之奸而貽千萬衆之戚何

思哉迺追帖削冊感服其辜民歡呼相謂曰微我公南甸其藻矣夫人之勁尤者亦永有懲哉謀于鄉貢士趙德宏國子生楊懷玉輩紀事于石請予記於戲民非穀弗生穀非土弗殖土非水弗滋故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水居先而後世河渠書溝洫志加詳矣蓋善為民者所以興水利也涸也為之畜引溢也為之分泄縻也為之修復又患民之爭也則為禁令所以禁其爭也抑豪強而已矣昔關中仰鄭伯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敓磑利奪農用李棲筠請皆撤毀唐史書之輝映簡策非表其為民者耶南供之利白渠之類也龍泉之遏上之壅也壙土之利百磑之

類耳悉可謂小而頗大節王公之遺固李若也是宜書懋李欽商賞擢給事方挺亦屈出刺常州治行卓最君亦欽務事言戴禎外稍遷臺省藩守鶴多善政其風節治績亦李若也又宜書君名昂字仲顒四川廣安人起家弘治乙丑進士玉屏其別號也

西龍潭記

馬卿

鶴慶有水曰西龍潭出郡西覆盆山或曰龍潛焉故名東灘諸村歲歲七月九日郡率吏民祀潭神徧望境內山川築室于鳳山之椒修祀所也府治前故艱水正德元年耆民楊壽延議開渠引水知府劉珏允其議於寺潭之東南開二渠一至府前曰南清渠

一至坡頭邑曰北清渠民利之然東瀨諸村者水道艱農時上流專其利而下流後時弗藝嘉靖四年予謫守鶴慶明年秋率故事禮神畢發以之水告予乃陟降原隰視潭下山勢環抱曰是可築堤以豬水又顧山形頓而復起三臺隱然臨于潭許曰茲惟山水之交風氣攸萃可以祠詢于衆二三耆舊外盜種其地交上流者交阻之予曰疑事無成吾事決矣乃令計畝程工築堤障水以千户李瓚百户王翰驛丞周寘耆民楊壽延等董其役以十一月始事正月告成故西龍潭為上潭東北為石閘以通流曰普利閘次一小閘為擶流閘斷閘之潭爲下潭名曰龍寶深二丈

餘同五首丈堤曰萬年高一丈五尺闊二丈長六十丈為石閘以蓄洩曰永固闊五尺下為石池池下之閘曰魯濟東分一小閘曰波流山故為金燈改曰秀臺建祠于中臺曰禮神移故堂于南臺曰齋明建亭于此臺階樂哥渠指揮趙瑨又建亭記小臺曰觀瀾山下為坊曰秀臺龍竇右神利民既成明年春蒔秧者水具足古所謂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信夫予懼後之有爭也因定蓄洩之法溉田之次以示後云

黑龍潭記

陸棟

予家山中喜農事有薄田數十畝相度土宜樹藝稼

稽凡水泉可灌溉者率鄉中子弟濬導無遺焉蓋雖勞而發生暢茂之趣亦自有可樂者嘗以為苟得子民之職亦當如此矣初知河間河間為古九河下流水聚而土潤既築堤以障狂瀾複分流以灌瀕河之田數百頃既而移知鶴慶乃詢郡人之在都下者僉曰郡有東山河河東田資以灌溉河西田則惟龍泉是賴龍泉凡什餘所而黑龍泉之利物居多泉出郡西南宣化山下經行溪澗皆有泉迸出處高則澤可以及遠適至郡將首圖之二守張君君用已命百戶劉儀董與此役矣因督之亟應接以成美再閱月來告成遂偕君用命駕遡流而上溝闊廣五尺深三尺

許遠山迤曲凡廿有四約三十餘里數跨險阻攝衣
攀崖緣壁焉歟而後登潭所是時惠風拂面麗日當
空舒從者奔將沐羅織草驅亂石面潭良景益奇蓋
戊寅三月九日也庠生趙琳詢等請言勒石以垂
永圖刻物而分從豪右其敢有覬覦者手於戲古人
有言驅民南畝而後民可使當然雨暘不能以時旱
澇不可測構於斯而不為之處雖有愛民之心亦為
徒善而已矣昔安定胡先生教授子弟即設水利齋
議者以為有用之學況夫有子民之責者獨可不念
及此耶余吾輩坐靡于堂而吾民不免于饑寒其心
樂乎不樂也然則茲役也將以利乎民也無負也將

以樂其利乎民也是爲記

敎思堂記

程本立

皇帝即位十有五年大兵平西南夷而黔寧王鎭之旣十年黔寧薨

皇帝以其人之不忘黔寧也

命嗣侯歸鎭初黔寧之薨有歎之者曰孰爲我父孰爲我母無母奚居無父奚拊天夢夢乎莫恤我窮乎及嗣侯之來有歎之者曰于猷于猷是耕是耔維黍維稌以餴以饎我有父老先生之子噫孰謂夷狄不可治耶然人知夷狄之可治而不知所以爲治知所以爲治而不知所以出治出治者何道也道以出治

學以明道靜以成學其默寧乎胡以知之以簡重沉
默而知其靜也以尊信太極圖西銘而知其學也如
是則於治西南夷也何有嗣侯若曰我考憂勤惕厲
於茲土有年矣兵食之不足思所以足之民生之不
遂思所以遂之遠者思所以來之汙者思所以新之
簡節疎目思所以安之霑仁洽恩思有以樂之蟲蛇
驅之豚魚孚之我其不敢不敬共朝夕以思無墜厥
緒無替
聖天子之命哉于是名其燕居之堂曰敬思欽其身
在是而有所警于心也愚竊惟續孔孟傳于千載之
下者宋周元公也于元公見而知之者張獻公也微

斯人太理不幾乎熄乎太極圖萬化之源也西銘理殊之一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太極圖之要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西銘之要也斯爲先王出治之本矣豈不爲嗣服繼志之本務本之如何敬以存之思以擴之而已武王聖也克殷而問箕子以天道踐祚而問師尚父以皇帝顓頊之道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用五事曰思曰睿睿作聖尚父告之以丹書曰敬勝怠者吉聖學不在敬乎太極曰君子修之吉則敬勝怠者吉之謂也西銘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則君子修之吉之謂也通書曰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思者聖功之本也又

所以釋洪範之言也是故敬思之體爲甚微非求諸先儒之說無以知敬思之用爲甚著非徵諸先生之烈無以見學先儒以立其體法先王以行其用焉入焉三分以福天下愚于嗣候固企而望之

石淙精舍記　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右淙渡徙鎮江于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獲茲覽陽羨溪山欲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郟鄏之間曰小峨

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捗廬山則又詠曰茲非有道者爲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爲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崖孤蒂交合水汩汩循其間冷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匽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羡下也陽羡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羡爲者耶顧卒

圭撫不見於世今公際
明天子枝茹響用功著邊徼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
天下其還也登橋據水匡坐石磯不十舟吟嘯去矣
故僉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再露鶴林之
情不能已龍波鳳臺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
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盧山童固濂溪
意邪愚不倭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濟流揚波南聽石
深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碧峣精舍記 楊愼

滇海西作舍舟登陸依白高橋橋之古志橋實曰峣
以山形似秦峣関矣此稱高峣與碧雞相望如箭括

毛泉鎮之有劉盧在其下精舍之頗孫古足白碧峨
慈厭疑於揚子曰茲峴也沂知之沂號之知俗所不
知易諸也諸揚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
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
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國也經書
盼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范甯曰物類紀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揚
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爲名其識穀梁啓蘊
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國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稻
盼泉也名從主人故仍舊盧我愛子皆不易矣慎往
年執簡史局細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而漢

地方解銘既從其請吏復書其事
臺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滇自執戟于滇與概
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碌碌而為祿脈呂閭而
為呂合金浪巔之為丁書丁瀾滄沃老為淮滄江也
不正嘅之為橋耳考言既訛研志理璆畫居承雅俗
而傳陋之必為盛世一統而同文之意乎東鎮千春
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閥子明習當世故名也固
雅俗傳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奉石與周注而志之
若夫臨睨眺聽之美奮蔚清冷之奧巷中得賦者則
備矣

可貫堂記

李宗嶠

雲南方節婦曹氏所居之堂曰可貞鄉大夫士爲其子矩名之者也節婦本宦家女歸方公瑀甫數年年二十九而寡舅姑老且衰諸子皆幼不更事家政最委節婦夫不二志去容飾薄滋味痛自摧毀躬事紡績以供饋養凡喪葬婚嫁極力營辦不足則脫簪珥爲之歷寒暑二十餘足不出門閭而事亦畢治盖方洪世有武庫公瑀未及嗣長子政亦早卒至是次子敬襲指揮使敢爲義官而矩習舉子業方嚮庸進節婦泣謂之曰吾不幸分當死所以不即死者以爾輩在爾輩各有成吾他日庶有以見爾父于地下也弘治初有司上其節下禮部覈實

詔旌其門曰貞節後二年節婦亦卒年五十有三而
正後敘以軍功進都指揮僉事獲贈公珮如其官節
婦為淑人距舉進士歷官禮科左給事中擢山東布
政司右參議其一女適都指揮僉事李增門戶賁顯
借於往昔而斯堂固存大夫士又從而賦之多至若
干人予觀易之坤曰含章可貞可有二義不可不察
與如是而後可貞也地之承天机不外見而承載發
育歸于有成非有正固之德含畜待守久而不替莫
之能也臣之于君婦之于夫也亦然節婦之志誠懇
矣然使當時意氣所激決于一死則煢煢諸孤將無
所以為命況望其藝學之成就譽閥之揮新家業之

焉其大如此哉此貞之德所以不苟異而亦不易感也其敬之在師閫方運籌効忠期立功萬里外而絕文慎官守勤民事數天子惠澤于六方文武之務各分其職殆無負乎爲人臣者其有得于含章之教矣予又聞公瑯通書史敦行務嘗還遺金三百兩人稱其義而以婦節旌之有儀範彝衍乎世詩云刑于寡妻然則節婦之刑固乎是矣在矩予禮部所舉士也請予記名堂之義故遡其所自出者言之

優游堂記

李夢陽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浮李子

問曰生何志張生曰舍也願為古之優游者爾然業
名吾堂矣李子聞之蹵然而嘆曰噫舍乎噫舍乎張
生曰先生何嘆也謂舍竭精以探賾邪守藝以俟庸
邪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驊騮既
羈世網縶嬰之邪抑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負也李
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
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
懼其遺也于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矣然後賢者各
以其任故采薇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
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
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

何也於文優以足訓遊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舍少而達名于
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逍遥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嘆張生曰舍文之得之求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美足云

清虛閣記

吳堂

辛巳八月既望携酒挾客飲于清虛之閣是日也潦盡水清霧斂山潔雲容淡而肅與霧氣凉而剝落稔森遍阜酣之雲黃蕁荇布方洲之釵錯金柄擅司署

權頰仰衆盃相屬于焉是樂客有似投生者規中矩
衣長揖而前揮觥引滿再熙而言曰天地設位乾坤
以寧川融山結距古是存羲皇演畫禹箕範疇不有
斯文孰闡厥幽惟茲鶴慶古設夷方
聖明皇皇乃理乃疆乃冠乃裳文教誕敷南國之光
選良任牧治具畢張然則一方丈事繫之君侯久矣
命詞比事非君侯其誰哉謹按閣跨白龍祠山麓祠
上山數十里最高一峯名金山頂下為白鷺山翥若
騫鳳萃于祠其源遠莫測至祠下而泉百滙為潭故
謂之白龍潭舊有閣卑陋弗稱乃僉命百戶毋昂
王瀚特新之材出衆傾不費官帑閣面東侵入潭三

丈許高約過半欄楯周匝窻楹掩映左洲右石暈飛
跂立石寶巍然其前瞻漾工委蛇而還合攬群来之
繽紛挹衆秀其雜沓㸚清秋之佳致超四海之脈廓
已而倒影沉碧迴光侵閣風静㑹生山空木落猿𤢖
擲而哀鳴鸖淚空而聲霍氷輪半側狡兔影躒扣舷
下鈎錦鱗尺躍斯則閣中一時之大觀也諸君然與
否與衆皆頳頳遂命酒各數觥書以為記

滇志卷之十九終